四書溫故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四　　趙佑學

論語四

計共一萬七十字

君子篤於親四句

舊與上子曰四句爲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最明。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成。已而行禮則足以及人。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經有不應分章而誤分。如雍也可使南面一句。半曰一節之獨爲章。有應分章而誤并者。如唐棣之華。論篤是與。之迹上。爲章。皆得朱註而始定。若此章與柴也愚至屢中章則舊讀自明。無假別致。然疑于其間。

昔者吾友

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當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曾子年甫十六顏子當與曾點敘輩行于曾子在執友之列不應直稱吾友然古今注皆謂顏子足明史記年歲之多不確也

君子人與

此非空設問荅正就人言疑而未定處點掇致意蓋世俗論人每無真識欠公道以伊尹周公之聖而猶有譏之者殷三仁亦至聖論定之後世如武侯陳壽未敢滿許且多微詞此昌黎書張中丞傳後所爲憤

彰也一毁字若于君尊含蓄多少唯松陽講義能體
會神理論事斟酌精切有餘昂存

不可使知之

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
者為治但在議道自已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君必
事事家喻戶曉日事其語言文字之力非惟勢有所
不給而天下且于是多故矣故曰不可詳則言不能
今人又多說成不必

使驕且吝

上如字領起之詞則使字不必作虛文讀當如使酒使氣之使舊皆闕解故多誤會

不至於穀

舊訓穀爲善但于不易意不甚了了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其至之易所以破人之畏難苟安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言其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孫志時敏集註始從鄭康成孫綽訓穀爲祿又讀至爲志張南軒則猶從孔

不入不居

注包曰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諸住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于其職語約而盡

關雎之亂

鄭曰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解亦可存

巍巍乎

大哉堯之爲君章四乎皆贊堯形容其大之詞讀宜小頓而以兩巍巍乎領起俗以第一巍巍乎屬惟天爲大作一句者誤又將成功文章兩平說由未體兩

句中間也字神理文章即從成功上見非二事也

五人十人

皐陶伯益非父子乃漢儒相承之妄說太公望非文王號之亦史記誤傳而邢疏不能正予嘗于詩書說辨之茲不贅

才難

焦袁熹曰唐虞之際乃盛于周見得才難十人之數取足于婦人又難中之難時說以上二句專說盛下二句方說難者非非案此看唐虞二句從大註夏商不

及意理會、甚好、唯說婦人、欲依舊王文母、終覺可議、文母于伐商時亦未知存否也

三分天下

分、昔問、三分、猶語云三停三股、此與山師義、今天下三分者、彼是已經分裂、當依字讀、殷之天下本一、未嘗分、不過就天下九州計數之詞、有二、亦非版圖之入也、今皆口熟依字讀之、非

周之德

非德不能用才、故終言德、周對唐虞、以明征誅之事、

猶是揖讓大 心定當連武十三年說

惡衣服

衣服可惡而不可卑、惡如布素澣濯之意、若其尊卑品制、自有常度矣、于此見孔蔡書傳以文王卑服爲卑其衣服之不審、書自言文王之降尊就卑、勤于民事耳、故曰、卽康功田功服、事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不言惜意而已二字。可味也。

子畏於匡

包曰。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此注較史記加明析。史記第載顏刻語。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不著其昔日之卽與虎俱。張氏正義。引琴採語。又誤爲顏淵。

太宰

鄭云。是吳太宰嚭。疏以左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嚭也。引据好。

固天縱之

衍言天縱大聖人之德。似以大言將。讀上六字句。今釋將爲殆。當上四字句。下六字句。聖不皆多能。惟夫子聖又多能。故曰固天縱之。

吾有知乎哉

舊解有字。如書。有其善。喪厥善。禮。直而勿有之。有以有爲私己意。故孔曰。竭盡所知。不爲有愛。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告人乎哉。無之也。明無發悟乎其所知也。折于第二知字作之字。但不免預躐下意。今擬爲吾但自有其知乎哉。誠不自有其知也。則自與下一貫。聖人雖好謙。然必下等無知而又高言誨人。或不其然。

空空如也

空空無知識貌。猶前之悾悾。包注悾悾愨也。今註無

能親者。鄙夫直是此中。塞實聰明未啟。以其是非可否茫無定主。而謂之空。空非空洞無物之謂。彼釋老之所謂空。聖賢不道也。明人講學。每隱禪機。致將此空空說成贊詞。則背。近偶見學者讀本中有張珊譬如為山一段題文云。天下之理。參妙于空。竟以外道語。闌入聖經語中。較諸明心見性之談加甚焉。後不知其與題何涉。亟為斥止之。而附識于此。以示立言之鑒云。

顏淵喟然歎曰

首歎夫子之道。次明夫子之教。末自言其學之所至。

大註分析極平實。須知夫子之道。始終是無窮盡無

方體讀中庸言道處可見非至卓爾有立之後又有不高不堅亦在前不在後也顏子正從卓爾時見道之深乃能言其如此仰鑽瞻是借喻字面並非用功實義自胡氏有先難後得仰鑽瞻忽求領其要之語後之講家遂誤以首節爲追憶初時用功事甚有以錯用徒勞爲說者此如大學平天下章之妄分理財用人中庸無憂章之至子述皆橫造章句之外自陸大全出始稍知取材耳

雅頌

詩三百之皆可入樂明矣。此言樂而舉雅頌則以其用之多且大者言之。程大昌創立南豳雅頌爲四詩。以變風雅皆不入樂。蓋不察于左氏所述列國燕享賦詩。皆使工爲之。而取于變風雅甚多。謬矣宋儒之好憑臆逆經也。又按子之正樂。專爲當時僭紊失所。如衛俞之言湛露彤弓穆叔言肆夏文王之類。又如大武聲淫及商鄭聲亂雅之類。非但以詩之篇第樂正而詩從之。則篇章亦在其中耳。集評特抗其易見而專言殘缺失次。然殘缺既難悉攷。今詩之次序。又

非即得所確定本論者不免泥而求之此予爲詩細所不能無與同其間云

何有於我哉

此與默識章句皆當爲何獨有於我哉言非獨我有之人人皆當有之所以勉人可共至也蓋聖人之道猶是夫婦知能之道雖至于無所不用其極而祗若適得其常此聖人之大非徒聖人之謙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固未有爲酒困時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未嘗

不敢自言之。但舊注失體何字。謬耳。又金仁山說。我第知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意亦佳。

不秀不實

當兼天人說。有因天時之不齊。曰不幸。有因人事之不修。曰自棄。君子盡其人。聽其天。

無聞

集註載曾子年五十而不以善聞之語。以聞為聞於人。故當洵請義。亦言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異焉。則無聞乃無分名之謂。竊謂。聞當以己之聞為

而君子莫大乎聞道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古人五十知非九十隊戒皆孜孜于聞與年俱進如此然其基皆端自後生不及是時潛心努力必至大惑終身已寶未有聞何人之聞也若第求聞于人則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之徒優為之豈以是為足畏哉

不忮不求

人生不過為忮求二字忮則必求求則必忮輾轉乎其中而終身無臧道矣吾獨歎雄雉之詩婦人作也

其致意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言之切直如此・會君子而偶之矣・于引以美子路・明許其臧・但謂未可自足耳・若論吾人詣力・正須從兩不字・體勘實際・此兩不字・儘未易盡・是以子路背誦之・原思克伐怨欲不行・子亦許其難・文家空談高妙・遇題輒裝一副綁套子・全不從自己身心甘苦處・體貼聖賢淺深・誤認難字作好爲苟難意・幾若原子乃與於不仁之甚・并何足以臧・直說成不臧・不顧上下關背戾之哉・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謂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何謂權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是也權非聖人不能盡立則已到大賢地分立必表諸道道必由于學學乃徹始徹終事故從學直説到權孟子則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守經只是立事不復言權者非經無權也孟子時人已多誤認權字故公羊春秋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為權董仲舒亦言權譎也直至程朱而後剖析大明程子權只是經專為矯漢唐人之弊

而語意未足朱子謂其有辨蓋當云權是經之盡善處則無病矣故君子莫大乎能立毋輕議權

唐棣之華

唐棣常棣之爲二木孔穎達詩疏已据爾雅明正言之朱子或問并辨小雅常字無唐音則常棣止當如字讀而今猶讀如棠且通作棠與唐亦混并省誤由歐陽公以此唐棣之華四句即常棣詩之首章于曰二語即刪詩之本旨則不可究詰矣尋歐陽之所以誤則又由陸璣草木疏以唐棣爲薁李車下李與常

相通互釋之。而不知薁李小。即幽詩之薁。草下李大。
相國詩之鬱。其花有赤有白。或謂之赤棣。或謂之白
棣。通謂之常棣。宮圖多植之。詩疏歷載諸說。詎詳
若唐棣。則郭注云。江東呼夫移。蓋所謂移楊與青楊
白楊同類而異名。開花不成實。亦有棣名。致相溷耳。
此則集註猶不免有郁李之釋。爲未精考也乎。故于
詩細析其異同。而復贅于此。至豈不爾思。國風多有
其語。衛風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更與此室是遠而無
異辭。何見彼當存。而此獨刪。子曰二語。其非爲詩駁

義可知善乎集註之云借云友爲獨至云

君召使擯

按此卽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傳紀孔子相而世家謂之攝相事者也相禮本執政之事是時季桓子以讓與人故史言攝經言使擯擯其本職也集註兼言擯相擯所與立疏是交擯事趨進復命兩疏則相事非擯擯所得預趨進翼如其卽退來對事所謂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時乎聖人爲君擯相唯夾谷是其實事

行不履閾

正義曰。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皆為不敬。可
補今註。

沒階趨進

此進字。只是往前行之謂。故疏第云。疾趨而出。與上
節趨進之為入內自別。不必以進為衍文。或有疑為
退字者亦非。上言出門已退矣。進乃前就本位

紺緅飾

注。不以為領袖緣。今獨言領緣。蓋脫一袖字。以禮記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

以領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必有寢衣

注。孔曰。今之被也。惜疏闕然。竊謂寢皆有被。何庸言必被之言衾亦罕言衣者。還當是寢而易衣。著衣而就寢。其長及一身之半。與常衣別耳。前儒論之非妄。蓋此與上褻裘之長短。皆不見于禮經。爲夫子私居特制。故連類記之。

布

凡着體之服。止宜用布。而不宜用帛。非惟惜福。亦以

便身。聖人齋常服皆然。獨著此一字。于明衣下者。以明齋雖易衣。猶無異用。則他可知也。古時未有木棉。所謂布。率以麻與葛。不若今布之溫。然寧儉而不侈。紈袴後生。盍識此一字。

齊必變食至不多食

正義曰。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或致困病。則失嚴敬之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語。亦有意義。而集註改之者。考周禮五齊三酒四飲。皆未有言爲齊用者也。則辨者其可已矣。

焦袁熹曰。諂言不食。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他人臨食飲啄過有猜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饕餮而無擇者。其爲心害不更甚乎哉。極說得好。

瓜祭

注疏皆以瓜。與食羹爲三物。引玉藻。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尤爲鐵證。竊謂古人每食除水漿外。既無物不祭。則原可無庸言必。但不皆齊。如故言必耳。抑詩詠瓜菹之獻。禮詳削瓜之儀。瓜恒見重于庶品。則其于食祭之。特數及之。無足異者。宜前此通儒之

皆不從晉讀歟近則義門何氏已山王氏之說此節書云記此條于飲食之節之末正見飲食之節所自來語特精切足以補証然則苟得其意即小有文辭異同罔可無深求也已

席

正義曰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凡此之類是禮之正也可補今証或說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故席不正不坐嫌于無故向隅也亦通但鄭孔俱不以

側席作不正解

儺

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案此據郊特牲文注中五祀皆正神而祖爲親故彼言神此言祖廟可補今注

問人於他邦

正義曰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問猶遺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

禮凡以弓劍包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可補今註．

不問馬

不字亦可作一何讀否也前人有讀之者

君祭先飯

儀禮公食大夫有賓祭之文爲聘客也此言君祭明不以客禮待之故鄭注止言君爲君嘗食然今註益以不敢當客禮者玩疏言敵客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待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賜食而君以客

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然則此爲恐君祭已而命之祭仍是疑于客故言不敢當以申之非漫衍

東首

禮君子之居恒當戸寢恒東首則此二字止言其常下五字乃紀其變

凶服者式之

注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疏闕蓋當是賵襚之類而集註亦闕俗解遂誤與上見齊衰者相複疏解式字

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好

不內顧

注包曰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可補今註而明大全不知採以內顧爲掩人私則仍疏語聯也

色斯舉矣

案起此二語于一篇之末明示聖人動與時偕之意而以爲喻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甚好惜其偏指下一句之爲喻耳然因無關文之疑彼新安陳氏謬欲移曰山梁雌雉五字于色斯舉矣之上豈知體

經若哉。乃于尤怪陳氏既如此讀。則子所謂時。明是孰舉之得時。集之得時。即知子路必不至誤認爲時物而共具之。如何氏邪氏云云。可不辨而明其非矣。陳氏乃又仍襲舊說。以說子路二句。全不揆度事理、文義。而妄擬改經立說。大全錄之。均是憒憒可笑。故謂漢人傳經而經存。宋儒疑經而經晦。然尤莫如元明儒者之甚也。

先進後進

此往進之進書注非無義邢氏牽連下章爲說耳夫子蓋爲有位者勸故言用禮樂若齊氏無備禮作樂之事一概在上以爲轉移也禮樂原以別野人君子厥初往往君子猶存野人之心及乎制度既詳風氣日開等威漸濫其端起自有力士大夫一二人一二事之啓厥求漸而其流被于庶人于是先正衣冠自爲田舍後生言動競尙風華變遷之甚野人不安其野人君子無以爲君子此詩人所致慨于彼都人士

而晏子寧爲其隘者也。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非逆撥亂反正之後容易斲雕而爲樸。夫子志從先進。亦存其說以資千古鑑而已。

孝哉閔子騫

三字定從述人言。故稱氏稱字。與賢哉回也殊。人言間從其父母兄弟之言來。故曰不間

有顏回者好學

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不輕許人以好學。學以明道進德。變化氣質。涵養性情爲主。故必如顏子之不遷

緣貳過而後爲好學之實夫子對康子自當與對哀公不殊特記錄非一人非一時故有詳略耳注疏謂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康子無之故不云者固皆誕然必如范氏分別告君告臣恐亦臆揣也

顏淵死

四章惟中兩章爲實前後二章蓋非實也何則顏路自不當請子車門人方將厚葬之何至聽其請子車既有請矣子自必有以處之必不空言于事以相謝厚葬亦出朋友至情未爲深礙于義也觀孔安國以

子見南子爲可疑。而王肅家語注亦謂伯魚死年之未可詳。則亦論語之官闕疑者與。

子樂

定是樂下脫一曰字。彼以樂字爲曰之誤者非

閔子騫曰

國有大事。非非儒生得輕預。此蓋閔子偶抒私議。或進質于夫子之前。或與同人商略。故門人知之。何非必向魯人語。夫子稱之。亦第衡其理。非遂欲使魯人聞。以春秋例參之。凡非傳而擬爲者。書作。邱甲。三軍。是也。

有舊而更新者曰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是也此長府言爲又不書于春秋必是欲爲而中止其故不可考要非因閔子之言俗說徒夸均不足仍蓋觀傳紀用田賦季氏實使冉有訪于仲尼卒以不從而獨息閔子乎其唯顓臾之存自由聖言之力耳越今顓臾子尙有墓有祠在東蒙亦莫知其人代云

夫人不言

疏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案此卽中庸有弗學之不爲則已証例也不言二字自宜活看只作輕撥起

下語勢蓋此例經多有之有弗學外如孟子之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集註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八字皆爲下句設令或坐實不言以不妄發分屬之則不妄即是有中且不妄言豈得爲不言哉

師也過

大註明言過中則不及謂不及中中字是一章定盤星先須認清然後分還兩賢分量有着落俗講有以本文無中字宜渾淪說留下問者將謂子貢直認作

師過商商不及師如此懞懂耶末句亦無中字藏却此一字則過者何物不及者又何事耶此等野狐禪論頭極害經旨文體于是以有松陽講義之錄也

子曰非吾徒也

子曰二字當在季氏富于周公之上三句皆夫子語求也之稱記者無此體也憲問第十四胡氏疑此篇原憲所記是猶之下章之脫子曰乃誤移在回也首耳

善人之道

夫子屢歎想善人故子張問其所行之道如爲邦教

民者皆是不當略置道字迹以行言乃前人已行之成跡如三代禮樂政刑是有必當踐有不必踐唯善人能得之注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于聖人之奧室不說煞不踐最好少即稍字故下用然亦轉疏易然爲故則讀少如多少字矣此與史記其文詞不少槪見今多誤用者適同

以道事君

身分在以道著眼在君字壓倒季氏惟君得有大臣大臣所重在事君蓋有事君不以道而不得謂之大

臣者。未有事非其君。而可謂之大臣者也。下因言今由求不得君而事之。僅臣屬于私家。雖有能爲大臣之道。僅可謂大夫之具臣而已。具臣猶言陪臣。大夫得具官屬。故言具。非貶二子。正以明季氏之得具臣。不得有大臣也。子然遂以旣臣于我。應從我而不知二子雖所事非君。明于事君之道。方不肯從君肯從弑君乎。兩君字。緊相呼應也。

沂

禹貢之沂。在今沂州府。世謂之大沂水。此別是魯城

南沂水。今謂之小沂河。源出鄒縣西。志云。尼山下。北流至曲阜城東南。經魯諸王墓。有子墓北。逆西古舞雩臺址存焉。沂水又逕其北。過曲阜城南。又西南入于泗。所謂沂泗合流矣。形家之言。孔林有二西流水。以此也。疏引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大。今作夫。訛。

詠而歸。

舊注之不及朱註。一覽可見者固多。亦有乍讀似有意義。細審乃見不然者。如詠歌先王之道而歸夫子

之四是也此亦何必執着詠何物歸何處乎朱子以不解解之所以爲神解

爲國以禮

此聖門真實本領禮之全體包羅處曾晳所言足啟其蘊禮之實在設施處三子所爲見盡其才聖人相得而各有合也子路若非爲國以禮如何能使有勇知方夫子明許其能大誌已足程子乃有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云云講家因之誤認四字只好合謂大概作爲國當以禮解又從禮出讓有似因其

言不讓而哂其爲國不能以禮者則全背矣說曰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即引子路率爾而對爲說夫子之哂節爲其系于自見故云其言不讓原與上句各開其在諸賢則仲氏齒最長有對必先固習以爲常不覺其不讓也故曾晳疑爲不讓爲國而問唯求繼又以不讓爲大國而問唯赤及夫子曉之記者體之以有率爾之紀則是以禮當讓而不讓乃習滙說耳俗講都倒置明人大全尤草草也

天下歸仁

蓋天下皆入吾度量之中所謂納萬物于在宥也

乃克後時意藴境地如此未便說到人皆與夫便是

衆人惟只知有己看得天下皆相隔閡誠能克己復

禮則欲淨理融自覺此中高明廣大悠然一室之間

具有羣生托命六合同春氣象故曰天下歸仁

大賓大祭

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

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于門公侯之賓則于

門外觀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昏鄉飲酒士相見皆重言賓或迎于大門外或于大門內或于廟門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注下賓也則已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爲事郊廟之祭所使允多其自尸餕祝史鬯豆籩駿奔走燔炰閽翟之賤無非宗事苟不慎選而宿戒之祭之日容貌必端身必誠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祭畢餕賜之餘猶尚有駿奔使之者乎君子懼是道以行于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

不過將考講章所謂無時無地不然也特不應徒作通俗語也

請事斯語

兩稱斯語蓋古以遞傳聞謂之語觀左傳昭十三年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臼季曰吾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可見聖人之言亦必有本特因而點化之遂成不刊困學紀聞則謂左氏之引用輒有更易穆姜于隨舉文言亦此類左傳考證載臣照案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

先師之遺言也顏子請事斯語冉子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故曰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論語轉因論語以疑左氏非也案此論甚確諸家特以非正解所重疑之前法語之言亦謂述古格言以相告誡集證略

其言也訒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原是從仁者全體中挑出其言摘示之仁者二字承頓便令得爲之難意君子不憂不懼亦然君子二字中包得內省不疚六字本渾成

司馬氏怨易聽去載頭首二字纔一個頗遂覺斯病矣此由其思之不審也是以大註附之以資參變惻病根皆坐此學者所宜深省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人生遭逢不幸至無可如何時唯有聽諸天命盡其在我之一法子夏之開司馬牛正四海之內皆兄弟非推同氣于途人以不入耳之語强相勸勉蓋敬恭與敬恭者遇則疏遠皆可相親不兄弟亦如兄弟理之常也敬恭與不敬恭者處則同室亦難相保有兄

雖至於無兄弟之變也以明向魋乃自作孽君子所無如何徒患無益有何語滯處而胡氏輕議之集註錄之至今耳食之徒猶相沿襲其論要明事尤無理前已辨之不複

兵

謂古稱師旅來以執兵之人為兵經書言兵多是器械國語無言既以披甲之士為甲矣莊八年公羊書祠兵注殺牲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亦步卒稱兵　明文則是兵還當兼人與器也

文猶質也

一句正說首文字領起斷讀自為一截下三句併為一截言文之不可無猶之質也今若以質即當文則將如鞟之無別矣似可存參

從義

注包曰見義則從意而從之意字好

誠不以富二句

緊跟是惑也說富字即上崇德意言其不足以富己之德適取人之異而已必非錯簡詳具前條

必也使無訟乎

注王曰化之在前一語了當勝王弼易訟卦注

必達必聞

在邦必達二句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在邦必聞二句曰佞人黨多

非惑與

是惑也非惑與皆單言惑與上例殊知其爲惑則知所辨矣

以友輔仁

話勢似以下句申上句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舊說如此知友之爲輔仁則文非浮華會非結納矣知輔仁之必以友則豈可不求友豈可不擇友又豈能以不文之躬而來天下之善乎哉然則友祇爲吾輔而所以會仍在吾不在友尤學君子者所當知也

先之勞之

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不作兩平

先有司三句

四書近指載蘇氏曰有司旣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輩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輩人出矣按此以三者串說有理惟看先字稍略又似偏重次句耳集註有司皆得其人亦謂舉賢才爲有司恐都小過賢才還當即在有司中

赦是無苛求舉是言于大夫或遷其任或升諸公蓋
仲弓爲季氏家宰與邑宰治民事者殊而得統有司
如孔子爲委吏世家言爲季氏史即其倫也當時世
卿家大而事多故官多俊傑每托跡焉其秩既卑務
又冗常易見過難見賢則屈抑不少矣夫子告之則
宰一家而宰一國天下之道具其中蘇氏因得推言
後世宰執事要於行支省無取廓落

樊遲出子曰

疏樊遲既請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好凡記出後之

言皆如此

始有少有富有

富有誠云美若始有未即合少有未即完而言已如此則其所謂美將非猶夫人之所謂美也或曰子荆何不絶計較所存則非不問家人生産者曰生産何可不問但不得如終日持籌之鄙耳吾見夫養尊處逸舉其家之取求出納一任諸其人而已絶無與焉以尋至不可收拾者多矣士大夫行已立朝自有本末未有處家事漫無條理無節制而能時措于外者

敘補隨武子者首曰夫子之家事治而聖人善子荆亦獨表其居室有以夫

子適衛

松陽講義衛自文公遷楚邱其康叔故封已屬于狄左傳及漢書地理志可考時文沒指夫子時之衛爲邶鄘衛之衛者非案傳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此衛成公事則夫子所適之衛並非文公楚邱之都矣楚邱今山東曹州城武縣帝邱今濮州開州之間相去尚不遠昔邶鄘舊壤乃今河南衛輝

於子古爲河內所謂淇泉沬土朝歌皆在其地厥後文公南徙藍藥諸狄後爲晉取故有齊侯伐晉取朝歌之書也陸公此論實爲學者考地按時之準于此等處留心庶免陳言不切之誚且如孟子時齊已爲田氏之齊非姜而動援太公桓公不亦左乎吾見論燕事或溯召公勝事必稱卜正者皆所謂遥遥華胄徒成老生腐套無當時務要籌也

普人王者

兩章只一章反復致意玩古語一亦字意固以普人

對王者言王者聖人也聖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自可以勝殘去殺善人不及聖然得爲邦至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明乎殘之非不可勝殺之非不可去端在爲之以善是古人期天下之心論爲治之理也無如東周之天下殘殺成風相尋日甚善人既不得見爲邦誰與假手百年又非可預期可久俟當此之時唯有亟望聖人與而爲王者修其禮樂征伐命德討罪庶幾撥亂世反諸正善人力量小必待百年王者力量大可以無待百年然猶必世而後仁仁即勝殘

夫殺也又以明乎殘殺之爲害深而勝之去之之非易也夫百年遠矣世亦非近聖人蓋深望之亦早計其必有六國秦項之事而歎其不得躬覩太平也夫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與前其身正章集注並闕講者鮮不以爲語意無別孫氏四書近指曰政者正也對康子爲正卿孰政者言故曰帥大臣表帥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爲人君至政者言故曰令君令臣共也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爲家宰而同升諸公及士初試爲大夫者

言故曰從政從柄政大夫之後也責有輕重其不可不正身以正人一也案此分析三章異同即就本文體味得之足爲註補學者悟此可免通套之病若令之令倘有晉字一解可避下如用韓文君者出令者也更切君亦不徒在能令然承君之令者乎

冉子退朝

解詁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從于朝而入見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

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此集注從鄭以朝為季氏朝所出足證古者上下公私皆得言朝疏不能詳具有政之對即所謂季氏之政者也

近者說遠者來

先近後遠定當體註然必一二語注疏本同是時中原無伯會盟久廢諸侯勢分吳越迭興為楚患子西子期無安據之略葉公有大志焉故問政而子告之如

此世家則作政在來遠附邇猶是六字一倒換而次序意義全失矣此史之不如經可類推者

無欲速無見小利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是問爲季氏宰之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是爲莒父宰之政與他問政不同季氏家大莒父邑小政又不同謂子夏規模狹隘不免欲速見小聖人因人施教固也不知乃爲因地立規當時政煩賦重民生不復見先王富教之澤莒父又爲封疆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于上之安全盡善者

子夏以次賢聞繫焉借有議一旦得所藉手惠圖政經更張以規近效期小康惜有必至而求諸其爲之有漸當先其大者後其節目追而致之則積重之勢難回持而安之則小惠之施徒促矣若其言一邑而舉一國天下與不越此則自與告仲弓同也

使於四方

此使於四方與誦詩三百章不同彼下言專對自當爲邦交之役詞令之事此言君命則所包者廣有使于國中之四方有使于境外之四方卿大夫宜力朝

廷討有以時巡行都邑縣鄙農桑水旱獄訟諸大端外而定賦主討不庭何一非對揚天子之休命何一非本其素所講求持守者以為報施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斷不在區區奔走微勞文章小技也故註曰才足有為不云有言然則此使于四方正當兼彼授之以政詩云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是已未學囿于一見徒豔稱聘享詩歌以為華耳

宗族鄉黨

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于師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太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稱舉也

硜硜然小人哉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則必信必果不得不爲小人然固非貶詞經凡言小人品量各不同此特以不能如大人之精義而言小亦其人之自

局于小所謂我小人也。務知小者近者。然字形容哉字歎惜抑亦宛轉致意。對下節身分儘殊。說壞則無轉身矣。士與其畫虎類狗。何如刻鵠類鶩也。

言必信。行必果。病在必不在信果。俗儒樹援尾生。自公爭當之。不思信果本好名目。言而信行而果必其言行原在正路上。特不知有可以信可以無信而必于信可以果可以無果。而必于果不免失之偏與固。而小如孟子之論取傷廉與傷惠死傷勇。若止一可。無不可。夫何傷。止有不可。並無可。更何廉惠勇之足

云尼生與女子期本不成其爲言白公作亂而役于西全不成其爲行又如宗魯與齊豹比以成其惡聖人直斥之盜賊豈足以信果論太史公之紀游俠刺客皆王政所必誅示儆戒也人當先問其言行何如然後再討其信果何如故君子謹言愼動端自行已有恥始

今之從政者

此亦猶是士而從柄政大夫者故疏言從政之士集註三家之屬謂其屬也勿認作正斥三家其人大都

若祿私門。僅博升斗。供任使。而不足繼以行已之大。孝弟信果之實。故曰何足算。端木之問。殆先有見于士之不成爲士。而屢進及之。非好爲問每下也。

和而不同

和自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苟同。非和也。左傳晏子辨和同篇。即是本章的註。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其體。和其用。無介之和。乃爲同耳。

善者不善者

善者亦有好錯人時。不善者亦有惡得不錯時。聖人

所以君有識見必察蓋此二句只是論其常爲察之
之法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孫氏曰聖人之言徹乎上下士庶人一家之中亦有
事有說專主大臣者偏矣又說唯女子與小人尋尋
常人家此等情事多有君子修身齊家于此最爲切
務何必指定宦官宮妾耶案此與明鄭淡泉說致合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卽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于身
一家中父母親族奴僕相若所織雞豚各遂其生亦

得言位育之意皆通理切論學者知此卽得讀書法體力行之實愼毋以爲迂闊而忽之

泰驕

大學驕泰以失之兼泰亦爲不好字猶左傳是與比周（文十八年）周亦爲不好字蓋泰與驕周與比分言則有善惡連言則以驕爲泰以比爲周故皆惡也然則君子泰而不驕惟不驕乃以成其泰小人惟以驕爲泰乃所以不泰周比之別如此和同之別亦如此

剛毅木訥近仁

春秋戰人皆不識仁字其言仁不過溫柔長厚之名外爲姑息好施與而已不知仁道之大與先乎勝私去僞唯能忍乃能成其不忍其所以行其不忍者皆中心之誠懇而非煦煦孑孑于言貌之間特表言剛毅之近仁則知仁非柔善之謂矣木訥之近仁則知非色莊之事矣

即戎

善人初無戎心教民亦非爲戎計亦可者僅可不得已之詞專對下棄之說